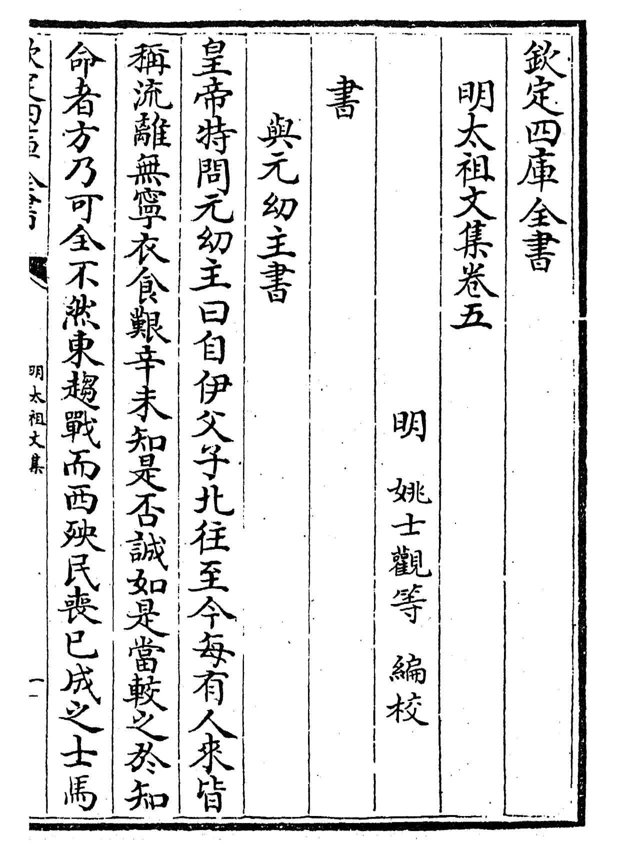


集部



明太祖文集卷五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書

與元幼主書

皇帝特問元幼主曰自伊父子北往至今每有人來皆稱流離無寧衣食艱辛未知是否誠如是當較之於知命者方乃可全不然東趨戰而西殃民喪已成之士馬

圖不可得之資非善保者果若不信昔者彼居和寧朕發六軍捲甲趨三千里之戰果曾獲利乎以此觀之當爲已戒而自存可也朕與彼本爲勍敵何以書教之莫不似乎有詐不然古人得天下豈盡滅人祀決不如是所以繼絶世舉廢國是也曩因彼先皇知天命而北往遂得善終今我朝炎運方興之時若違天命而來犯恐自就囚也即目邁迪哩巴拉非昔日邁迪哩巴拉近二年以來語言自能發潛民間見爲牧童彼若來取即當

發還誠不有謬今遣使特問至當審之

與元臣圖嚕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圖嚕曰上古君天下及名世者至今歷數興亡又非止一人前者元失其馭羣盜暴作爾元君昏臣權終不能定朕乃平之以致更元社稷鼎治黔黎今已七年中國頗安且曩者兵戍北塞遣將安邊不期耿指揮好殺貪污是致同人而異志乃有小實罕等畏死北往實朕用人不當非來歸者不誠今耿指揮

累受刑責法尚未已爾諸人還曾知否只此可見朕之本情何如昔者朕被妖人逼起山野不過匹馬單戈那有百萬之衆今也諸番入貢朕擅中國之富戍兵百萬軍民樂用以此觀之朕非誠可動神人乎爾聰明宜詳審達者識之天命有歸人不强違此順天者也今遣使記問餘不多及

與元臣孫爾布哈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孫爾布哈爾遣人大同來言欲於

平地駐劄意在臣順於我却慮前日犯擾邊民又恐不
容朕思果有此論是何言哉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
是安民而已豈有懷私讐以傷物命且爾等本元之臣
彼幼君流離沙漠餘氣尚存爾不得不聽命爾前日犯
邊各為其主爾何哉去就之機在乎識時今者入國覲
光誠與不誠亦在於彼記至彼中若有知運者使上覲
乾象下察人事自取避凶趨吉之道不亦美乎爾其圖
之

與元幼主書

大明皇帝記諭大元幼君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如是非新造之語自古無千載國家亦理之常也且君之父子當主中國之時兵多將廣尚不能自持其權以致上等兵多者意在并吞操懿温中等者頡頏日廢生民下等者東送款西歸降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一勑令而誰何者歟以今日之事君尚迷如酒酣昏若重寢所以不省者何葢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

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神謀予不知何如耳君能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八千騎欲與全中原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中權時自爲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一百餘年養育之久生齒之繁以此思此德觀之未必至於使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

彼禍福有不可測者矣昔君在應昌棄下皇子南來已經五年潛養鄉野今聞鄂囉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儲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送前去庶不絶元之祀君其審之如不答而不省禍將不遠矣

與元臣圖嚕書

大明皇帝詔問元臣圖嚕近者聖保自爾營中歸所云爾心意在不屈而不順將以為守忠道而為良臣吾不知果然乎若如其云爾不成者有四又將不得其死甚

不遠矣何以見之且爾素爲元臣累効力於王家釁隙一生君臣彼各又將三年矣以人臣論之凡爲人臣君有難爲臣者不守君而自處遠方此臣耶逆耶此不成之一也方今彼元運終天命不留幼君昏而邪正莫可知爾若固相而不離左右久之非爲讒所殺其流竄遠方有不可逃不成之二也即目孤處沙塞步騎不滿萬數部下者口無充腹之飡體無禦寒之衣人將散而爾獨不能居不成之三也若嚴號令律士卒使飢寒逼身

不敢旋足吾又恐爾為部下所戮不成者四也果如吾言不得其死明矣當此之時不知勒石於何處垂名於何册以此觀之則忠順兩亡其為丈夫之志歟小人之迷歟有此者悔之晚矣若以吾所言以爾所自度力不及他無往則開心助我豈不待爾如勳間不多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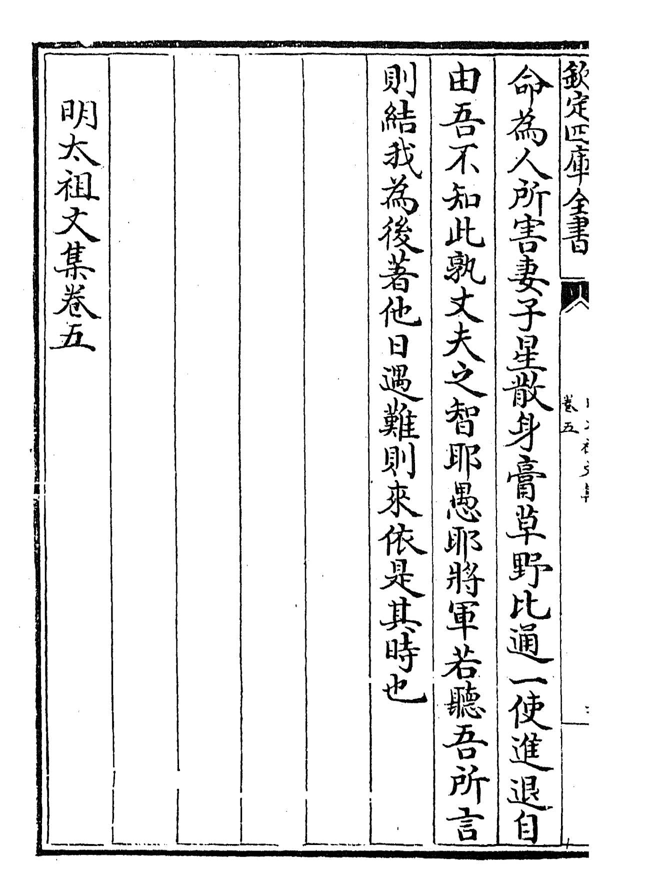
與魯爾書

記諭元臣魯爾三月間罕特穆爾和卓歸言爾見於長峪驛劄又起營東北然此將軍果能終身事爾幼主乃

世間之美事忠臣之道人神共顧者朕恐爾事有不得
已若入人彀中奈何當此之時忠不能顯乃枉姦惡之
名惜哉今爾所守疆封與吾邊將旌旗相望甚不多遠
若不通一介之使則恐將軍他日有進退兩難是為丈
夫於世似乎無機若通信使進退自由則有無窮之樂
若不從吾言他日幼主一失爾羣臣中強者自立弱者
從之即為臣下之臣以英名論之美耶辱耶不然強者
自立有不服者必驅兵以并若乃力不及兵為人所有

命為人所害妻子星散身膏草野比逼一使進退自由吾不知此孰丈夫之智耶愚耶將軍若聽吾所言則結我為後著他日遇難則來依是其時也

明太祖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太祖文集卷六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勑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吴良等

古有移民之道爲產少而食多所以狹鄉之民產少業薄者被遷至所在使得其安生理且厚可見昔君養民

富國如是誠為良法也前者元祚移豪傑起蕩廢中土民不聊生朕與卿等帥六軍東保江左二十有一年立綱陳紀平荆楚定吳越中原席捲將如律民無犯華夷一統惟淮甸沃壤盡為蕭疎前者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使各農田而實地以壯京畿恐斯民之衆下人不能馭特留卿等督責其事而提調之近聞南安侯俞通源情事弗勤闢田之役擬作三月通算日工一夫止闢四分皆不及半畝於斯情狀未審何如方今霜天在

適正當二麥種下之時若一夫不及十畝則通源有異方之行必遼海之外未知悅守卿等開國老臣特示以利害惟卿督責之是便

諭岐寧衛經歷熊鼎知事杜寅西涼衛經歷蔡秉彛甘肅衛經歷張訥等

勑爾西行務持漢案以便來聞其餘蒙古行移從其自擇近知彼中事簡文案不繁爾甚清閒即日秋高露墜結而為霜茛草連天又將飛雪敝野若不諳練暴入其

方則肌膚為之折裂若欲樂是方度酷寒惟狐裘可禦然此物塞外邊人之常服也卿奉勑塞外未及備行今遣使馳驛賫衣往賜作禦寒之用設若備寒不固又不可輕取上下忝亂憲章貽笑後世卿當篤聽朕言善保歲寒九年春交者至爾歸面聞

諭征虜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副將軍濟寧侯顧時及諸侯等

前者孟秋勑爾舟行代將軍潁川侯等歸以解風霜之

勞八月頴川侯巳還自爾去後至今又三月矣即目季
秋將盡彼中動靜尚未知亦不見曾無的知元人消息
否若未知元人情狀當差的當人有機變者跨輕騎數
十潛形深入獲彼之人務知端的不致疑惑古人之用
兵也惟務知彼知巳以為上策以朕細料元人今年得
種羊馬頗牧彼中有達者安得不以為苟延殘喘之上
計且得養力休息設若彼中無識者捨休息之上計馳
疲乏之軍廢漸少之騎來擾邊境爾等愼督三軍一鼓

可俘獲俱盡若彼不來爾當堅諸隘謹斥堠潛形獲訊以靜朔方

勞遼東都衛指揮

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既寧斯必戍守朕功未暇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朕命於是整舟楫將命指揮馬雲葉旺等帥精兵東渡深高金湯蓋遼陽以安黎庶元人狃於戰鬬屢害生民舊歲冬十二月擾我金州指揮某某苦同士卒戰在當先以寡敵衆遼

葢諸將深謀扼險惟爾遼東諸將忠義干天得獲渠魁不負委托宜鎮方面於戲練兵保民在歷代之必先祀天地以會百神欲人之多福若乃不順天命尚強虐善豈宜道哉

勞大同都衛指揮

古之守天下者君憑臣能故忠義之士不待君督其事而自勤是故功著史冊垂名不朽今朕有天下封疆四際遐荒各以臣守禦當北鎮身被酷寒晝驅馳於戎馬

夜慮擒謀心神俱勞而無息朕甚憫焉今者首春氣和堅氷斯薄塞草將萌正馬瘦而弓弛卿當解甲以俟薫風整雕鞍以待秋至控弦執矢覲釁而動卿其慎之以制人

勞西河衛都指揮

卿守西疆今已九年矣恩威懷播於戎羌號令嚴明於壯士忠心昭著於朝野朕甚嘉焉時當初夏特遣人往勞卿宜慎恤邊戍晨昏毋怠

勞海南衛指揮

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數千里歷代安天下之君必遣仁勇者戍守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時忽瘴雲埋樹若非仁人君子豈得而壽耶今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今差某往勞

賜誠意伯劉基還鄉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羣雄

鼎峙孰辨真偽者誰歲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括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括蒼附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之不朽勅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至是不安若明

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禄此國之大體也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已將謂已是而國非卿善為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則釋他人之餘論況覩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强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颺去戀巢之情時時而復顧禽鳥如是況人者乎若商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

老病未篤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全者歟

賜署令汪文劉英勑

古今名爵奔走天下豪傑者愚夫未達以其不知其志罔識其意焉朕本農夫家貧喪父母靈及壯可以作爲元天下亂乘時得人歲久衆集所以定羣雄平禍亂臣民推戴爲天下君上尊四代爲帝墳稱皇陵以報劬勞此歷代必然之理其設官尤重所以重者保山陵奉香

火也於此之職朕猶未官今汪劉姓者見勤農於鄉里其人尚未立名特賜之以名曰文英勑授從仕郎署令衛護皇陵於戲古者帝王以六行教人爾善其一尚達如是况備行者乎爾文英可謹遵朕命以傳永久以勵後人宜令准此

命功臣祀嶽鎮海瀆勑

朕聞天生民而立君君為民而立命所以謹百神之祀乃國之先務也朕與卿等當羣雄角逐之時戰勝攻取非

上天后土之眷命嶽鎮海瀆之效靈安能如是今者新秋在邇嶽鎮海瀆之祀理當報謝古者君狩方隅詣祠而祭朕爲新造邦基民生方始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奉犧牲祝帛於神所故兹勑諭汝往欽哉

諭晉王勑

世之有血氣者未嘗不以飲食爲命在常人則常之在人上者於飲食必重其事而精調之庶無患矣然飲食固爲人立命其飲食非操饍者亦不能成其饍矣若欲

美而不傷非精調者不可前者命爾之國聞道中忽責操饍者吾甚驚之且吾氣雄而志壯率羣英平禍亂未曾姑息凡人有犯輕重必使各得其所以然惟操饍者小過釋之大過詳審而議之若非犯分則又赦之果犯分則罪而棄之弗用若罪而復用之則禍矣盍為保命之要也故不輕易爾知吾操饍者否止一徐興祖者操吾饍二十有三年輕易不辱之吾平昔甚不忍于事於操饍切記忍之保命也爾當蹈吾所為勿輕易吉哉

諭中書天象勑

洪武十年十月初十日熒惑犯輿鬼主冢宰凶貴人當獄死不爾則火災朕嘗切思上帝好生故愛德人而象之使省不覺之過改故爲之愆特勑中書使諸大臣皆知務以德禳災就中亦爲兵事正在西番敎河州嚴備禦恐無知肆侮

命中書議律勑

刑部尚書奏卿等衆議有司三考若過不及則律皆一

百徒三年衆議曰未當閵改同貢舉非人律罪止八十朕知卿等於律詳明矣尚書復云市村小民行使偽鈔元律杖一百倍追今卿等欲以太重將輕之朕恐因小患有大患他日鈔無用矣以朕深思熟慮律合如前不許別議其倒印鈔而無律欲收入漏印律當哉

命中書免淛西秋糧勅

洪武九年淛西水災民人缺食朕遣官驗戶賑濟至洪武十年雖是時和歲豐却言小民九年缺食借利太重

既還之後仍復生受荷天憐憫今年好收若不將九年被災之民全免今年秋糧不足以拯艱難爾中書下戶部如勅奉行

命中書諭戶部主事趙乾過期賑濟勅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去秋荆蘄等處水災特差戶部主事趙乾前去早為賑濟何期抵所在不念民瘼之艱難却乃為一已部事之繁假公在外坐食廩禄自洪武九年十二月至今五月將終方纔賑濟了畢以致過

期飢民餓死者衆詳情度理法所難容雖經斷決亦合處斬

命中書賞賜北平等處軍士勅

朔漠多寒未秋勁風先至朕戍邊將士必挾纊以重裘方度歲寒其北平永平大同山西陝西各處官軍禦寒之衣早為之計今六月將至比使抵所在給與之則草木黄落鴈南賓矣上中下賞賜火速發行毋稽

命中書整理甲冑勅

甲冑之成非易爲而速得也比成鐵而成器者艱哉且鐵之成剷山取礦鍊石成汁凝精爲鐵然後入良弓之手千搥萬剪方乃甲冑成焉若不時時整理恐廢前功今陜西之甲其數甚廣差人前去將見在水磨者務要常川鮮明有線穿者當以皮穿或臨期而用以便壯士毋因肆侮者

命中書誅知縣高翼勅

朕聞天爲民而生君君爲民而職臣臣體君心而問民

瘼宜乎職焉邇聞頼上縣知縣高巽視民不如犬馬既無察民之疾苦而層簷峻宇於郵亭若不就縣誅之恐神有怒餘者杖斷役之法司如勅而往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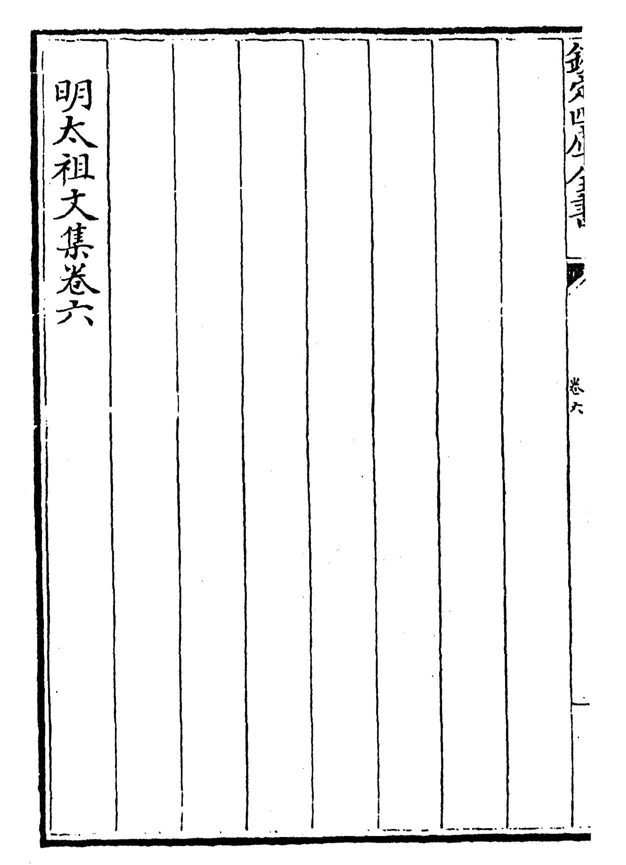
命中書諭止安南行人勅

使者自安南歸即日奏陳安南人情禮意其彼中動以侮詐為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有歲貢將期爾中書速遣人至臨境止行人歸毋尚虛禮令安南國王省己修仁

命中書勞苗人勅

治國之道在禮君子安野人正所謂無野人不養君子無君子不顯野人方今平定之初往年來庭之人當此之際或畏威而至或懷惠而來日漸有之朕恐三衙大臣失勞問罔知緣由使觀光者素手而歸則恐禮君子之道未當且三苗之為民也昔在堯舜之時尚未欽服雖有來格之云不過暫朝而已昨日頴川侯將至苗人首目及解侯王來者幾乎輕易發行理合重勞加賞然

後遣歸彼方必將來得人



明太祖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太祖文集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吳　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周文彬

明太祖文集卷七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敕

命中書西河等處種糧

嘗聞凡有中國者利盡南海以今觀之若放通海道納諸番之儆貢從其來商市船之所官得其人取合古徵則可比十州之賦稅朕新定華夏邊戍勞民西番之地

中鹽所得之供甚薄逦來三佛齊胡椒已至四十餘萬
即今在倉椒又有百餘萬數可輕定價錢出榜令好利
者往西河及梅川兩處種糧可免腹裏之民轉運艱辛
若果可行作急為之

命中書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至京朝覲爾中書下
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歡心勿使有缺故勅
速行毋怠

諭中書却高麗請謚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其王精誠數年乃爲臣所弒今又幾年矣彼中人來請爲王顓謚號朕思限山隔海似難聲教當聽彼自然不干名爵前者弒其君而詐殺行人今宜遵法律篤守憲章者孚好禮來者歸爾大臣勿與彼中

事如敕施行

命中書諭高麗

自高麗國王王顒奉表入貢稱臣其表云子孫世世願為臣妾何期數年之後王被姦臣所弑弑後疊差人來來文皆言嗣王之使為未知王之端的拘使詣由又三年矣朕不忍使者父母妻子懸望特勅歸還未幾復差使至却之不納使彼自為人回不逾數月止稱賀正貢馮為由而又使至稱臣措表皆嗣王之稱如此者五次

矣若却之不納其表皆云嗣王之所爲也然朕觀高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國君臣多不懷恩但廣詐交而構禍在昔漢時高氏失爵光武復其王號旋即寇邊大爲漢兵所敗唐有天下亦嘗錫封隨復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遂絶迨宋之興王氏當國逼於契丹女真甘爲臣妾元世祖入中原嘗救本國於垂亡而乃妄懷疑貳盜殺信使屢降屢叛是以數遭兵禍今王顓被弑姦臣竊命將欲爲之首構讐怨於我納之何益以春秋論

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言哉奈何前後五次皆云嗣王之為陪臣奉之爾中書差人詣彼問嗣王之何如政令之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覊囚則當仍依前王所言令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一百觔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為常仍將所拘遼東之民無問數萬悉送回還方乃王位真而政令行朕無惑也設若否此必弑君之賊為之將後多詐並生必肆侮於我邊陲構大禍於高麗之生民

也朕觀此姦之量必恃滄海以環疆負重山固險意在逞兇頑以跳梁視我朝調兵如漢唐且漢唐之將長騎射短舟楫故涉海艱辛兵行委曲朕自平華夏一海内水陸通征騎射舟師諸將豈比漢唐之爲然且遣使往觀問嗣王安否如敕施行

大祀禮成諭中書

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不過相承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然祀事之禮嘗聞

起於聖王所以有周旋上下稽首鞠躬或進或退獻牲致帛酹酒奉羞甚為懇懃之至矣若以朕親行聖王之禮法依奠位之儀其於敬神之道無乃褻瀆而華飾之過乎是反不誠也且人不誠者廣暫誠者有永誠者少若措禮設儀飾過事生禮繁人倦而饗祀之神弗安非禮也昔孔子有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斯昔禮過而且繁所以仲尼特發是言朕因周旋神所十有一年見其未當於是更儀殊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

歡今洪武十二年合天地而大祀上下怳若不赦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事而文之何足以知上帝皇祇來歆來饗福及黔黎者也

諭秦王府文武官

王府設官本古之道惟文章之士以匡王之性體務欲端方朕封諸子頗殊古道內設武臣蓋欲藩屏國家備侮禦邊閑中助王使知時務所以出則為將入則為相因靖江王府官與指揮耿良不和甚有欺凌指揮之意

於是令武相若有警出則為將護衛指揮副之歸則不管軍馬錢糧刑名其軍情事務文武議之但則閒中尊王以善其中書省草牮行移是致錯朕旨意難為聽命者今後如敕施行

諭丞相枉序班敕

傳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日序班奏昨晚一使自山西至一使自太倉來省引進將至與名姓且曰郎中敎只於此處候丞相提奏引見已而終不見郎中

復奐於是不敢引見是有丞相怪責不由分訴刑及二十而膺開甚枉之因序班奏枉試詳之若為上者教人正其事而後罪人不行其事此果刑罰之中乎

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敕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御史臺奏山東按察司副使張孟兼言布政司倒換錢鈔事來云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若以如此為之是布政司官有所作為將與軍民便利誠可嘉尚比之其餘布政司官坐視不問

民瘼之艱難意思如何今張孟兼輕薄小人必是妄自尊大以致布政司官覷透所以為人少有笑慢以致此等小人不顧生死阻壞公政之事特來誑聞今敕御史虞泰前去將張孟兼杖訖六十就鎖項前來再行問罪敕到奉行

又

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用則必亂邦也朕不聰明以小人居大位使當要害致是小人恃要害侮君子害忠

良今覩此徒誠然有犯古聖人忌避不才之者洪範亦云臣下無有作威作福者其無知之徒擅敢大作威福以致滅亡然自今巳後卿等獨守前誠爲國爲民神天必昭鑒焉朕更謂卿等言勿畏强而自弱勿恃大而眇小於斯慎守吉哉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

世人之於世雖聰明智慧得之於天性然成人之際若不教習而經歷其事恐於事未穩縱使發行之後自覺

其非急為之以又恐不便前者朕特令東宫躬親朝政以練其心志近者朕恐事不穩當又行親理已數日矣朕與卿等議今後諸衙門一應事務必合經由東宫與爾羣卿等決可否然後聞奏庶得嗣君將來作有道之主卿其依朕命而行之

命知衢州府事文輻

爾文輻承朕命知衢州府事奉公子民毋造後愆則汝嘉焉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

嘗聞歴代為官署政者多被姦吏所侮亦能作弊互相陷害忠良有非國事朕每聽之切齒忿恨近於六月十四日山西布政使實封到來内云姦吏無狀今就令布政司官明白省㑹縁由於市曹中典刑毋得猶豫不決敕到施行合殺者徐瑗其唐禮吳鼎任瑀袁文禮四名若可殺時就便典刑

賜文學趙晉致仕

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雖在有元君不卿用惜哉空懐抱而未舒也及朕繼大統物求方正惟卿名播中土特遣使召至以輔儲嗣朕觀周旋未嘗失儀啟沃之道諄諄皆二帝三王之制若此以輔君君非仁人未之有也朕自得卿宵晝有不勝之喜奈何年已七旬邇來聞若老疾誠爲可憐嘗聞人爲將終言善鳴哀況去家數千里餓而有疾豈不眷屬之思乎因如是令卿歸於戲孔孟之道卿能體而道人名彰今後亦此道之力焉既行

當詳審調理釋結自由惟智人為之吉哉

命桂彥良職王傅

孔孟之為人也乃一聖一賢所以稱聖賢者自漢唐以來則稱之所以然者何葢謂務懷才而抱仁專博濟以善天下其為聖賢之稱非人强稱由陰隲厚而天地鬼神使然也何當時無聖賢之稱而乃後世稱之此所以陰隲也且孔孟之賢聖也當時奔走天下志在助德者以安生靈使二帝三王之道興何期事在七國縱横之

秋不能行矣朕觀當此之際雖聖與賢猶不得其位如爾桂彥良心淳而不詐本固執而不變其爲人也善其爲學也篤使其通達變化則無所取焉若校之愚人及作聰明者爾尚猶爲能士也今晉無王傅特命爾往職之豈不思一聖一賢在當時切於入仕却乃不得其王佐之位乎爾既往而至其王府之事所以專者祖訓録爲規毋作聰明務欲靜安毋干有司事其助王之道務揚善而使之以由善常論不德之人當使不履其蹤避

其險惡也於此切記在心則王佐之才足矣汝往欽哉

勞翰林承旨宋濂

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今卿來此已一復時矣朕恐失顧問少勞勞特遣禮部致食糧及酒有袛所在卿當引觴而自酌美食肉以養神方稱朕報勞之意未審悅乎

又

以臣事君之道固宜虔恭不怠然得休官於家者今古幾人況致仕者非壽高尋常德邁羣職安有是耶卿福

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每歲來朝甚感朕心不忍使驅馳數千里而來覲已敕禮部賜食米肴醴卿當自育高年故茲敕諭

諭遼東備禦

兵戍遼海已有年矣雖曰農戰交修其航海之運猶且連年未已近者靖海侯率舟師廣重載揚帆東往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克楚正欲整兵來哨已被葉旺中途阻歸因此而料彼前數年但凡時值暑天元人必不策馬南

向今將臧暑彼有此舉大運既至當火速差人星夜前去云以備禦然後上糧則無憂矣

諭羣卿督工

爾羣卿等督工已有日矣工將成就之期更當善撫梓人早為完備明且實朕父母劬勞之時前人皆稱萬壽節日往年為有司因此而擾民已下令止之爾諸人來日勿以此而怠務是謂不可明日皆不許離工作所猶當謹之毋怠

諭寧夏衛指揮耿忠

人居天地間凡智者必慎修天爵而勤於人爵則禍無門而入福可得悠久也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西安都司報寧夏地震且久時刻數之將過半日其所災者頽城壞屋於災異可謂甚矣爾耿忠乃功臣之子弟前者為不循軌度而有罰焉今降職教守極邊所統者皆非慣戰之人亦非忠良之士為首帥者若恩威有歸著則必事乃成功業就若恩威謬有歸著則恐有變切

防此等陰構外寇宜密察之方今天下大定爾所統軍內多有小巧智術者當秉心以正毋為所惑則無患矣故敕諭之

勞臨洮衛指揮趙琦

西北兩邊抗化不遵每調兵討皆俘獲來獻雖節次總兵官運謀籌算及諸舊將用命以致如是其指揮趙琦世為藩將累朝皆有勳而致名今琦自歸附以來奮身將隊北征察罕諾爾西征甘肅又西南追伐多爾濟巴

於安定王地方今遍南征川藏皆從征勤勞特差内官前去有官羊所在令留二百羫賜與之所司奉行毋稽

諭辰州衛指揮楊仲名

兵以恤民為重伐暴當先三苗不遵教化朕命爾楊仲名帥兵討之但知兵行日期其所到去處至今未審何處特差内臣吳誠詣軍前覲兵説話爾其遵守施行的當消息令人來報

又

三苗種類不仁自古帝王多撫而不能遵化以致累世為良民害今年朕特遣爾楊仲名率兵進討果有韜畧十一月初一日飛捷至京不覺朕心懽悅是命内臣尚履奉御呂玉親詣軍前觀兵閱勝爾其用心以制人勿怠吉哉

又

三苗無道負險重山既不同於人事甚不奉於天時屢起盜心久為民患今命爾楊仲名為總兵官率辰沅等

處官軍及土著隘丁兵夫人等相機進取以消民艱爾其深制人之韜以稱朕意其辰沅等聽調官軍悉遵節制違者以軍律施行

諭安南使臣阮士諤

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安南國君陳日煃荒昏以致滅亡然既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為

政儻有小愆當自省修德以釋則可回天意

諭元丞相魯爾

洪武十一年六月七月九月三次遣人北行兩爲弔祭一爲與卿等行禮自去至今杳無歸者正念不知存亡忽十月二十四日邊將送至平章諤勒掊布哈朕於邊將甚是可怒見遣使道經本處而乃擅將平章取來豈不失信鄰邦爲此令平章諤勒掊布哈回恐路途有阻特差內臣一名同行直抵丞相下處見了纔方是好且內臣

存亡或送北行或就彼誅戮或使南來卿以智量之

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卿家昭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彰天地間乃由陰隲之重云何以其明彝倫攸叙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不泯也故若是卿常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來朝已敕中書下禮部使所用如意未知給否雖從行者務要懽心故茲敕諭

諭年幼承敕郎曹儀及給事中等省親

朕聞上古至智之士所患者五焉患同庶人而不起於庶人患無學及學患不篤於志學者雖篤於志學患無官及官患不忠於君即忠於君患不能盡孝於二親昔智人患此而豁然無患矣此其所以智也爾承敕郎曹儀等初有司以生員選入國學已異常民之子矣未及數年授之以官不止篤於志學又出於同學者矣今各言歸由有云省親者有云家無尊長往挈妻孥而來居者斯二者人之大倫也前五患已畏而行其三矣惟志

與忠未審若何果必欲患其志則當思孟軻三五鼎之厚薄也民之享也無鼎乃徵官之享也有鼎乃貴智士既知有鼎食而貴則必遠寒微而忠君矣爾往省悟之吉哉

賜魏鑑等守服家用

朕嘗思之昔古創業之君必由羣英而興又必以賢能而治爾魏鑑曩職炎方雖歲月未久亦不見贓私以干憲章縱使古之賢潔者不過如是而已　爾臧哲曩職桂林雖歲月未久亦不見贓私以干憲章然嘗聞飲酒太過每有失焉且古人欲全其身名者若一德不

備則日省月修必備而後已所以貴能也卿年幼以其無酒施設一應事務已能者矣　爾徐中農守條牘雖職事之微而乃身居熱要未嘗以熱要臨人亦不見自贓私以干憲章縱使古之賢潔者不過如是而已

卿守服至今朕未忘也儻經許時恐所用艱辛將差人

賜卿魏鑑臧哲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徐中米五十石鈔二十錠為守服用卿當恪

恭以孝服滿來朝分理庶務為生民福故茲敕諭想宜

知悉

諭高麗使回

爾來者承姦之詐不得已而來誑今命爾歸爾當謂高

麗禍首言朕所云其殺無罪使者之讐非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豈不知滄海與吾共之若不信吾命則以舳艫數千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泊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其黨豈不俘囚大半果敢輕視乎

諭曾秉正等

孔子有云致知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以累朝名臣及士夫君子能成其名者皆因履此道而不妄故美矣今

爾曾秉正等職專詳審內外文書當否奏聞行止是其務也別無相干行移其正官首領官吏皂隸皆應設之人已有員數其奏差之設非所宜也且奏差之職奔走四方傳遞公文方是用而展其功今不當有而有影射頑民不當差役況使居幸位食廩祿非助君之道故敕臺以問之非君命而為理乎職專可否而已非道乎

諭罪人曾秉正

朕觀昔帝王之用臣也無疑而臣有姦者奉君多智是

有作聰明之舉探人主之意因是罔知所以是非喋出離間親親斯古人所以陷身沒姓由是爾曾秉正性資聰敏幹辦且能方今出庶民習儒業果若是者罕矣所以爾在職時凡有言計朕嘗聽從何其計出多端自欲深根後程乃有效古殺身之姦豈不愚哉且鰥寡孤獨古聖王恤此以為先爾誦聖人之德學賢人之心其是非曉如黑白却乃不守所學而搆殃於身朕向憐才能免死免竄使還鄉里爾鬻四歲小女聲曰為資以歸是

其心之正也乎於此之際不才之機可見矣所以昔人有云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何如也今爾既不能為人之父實難種於世故闇之不致生人陷人是其罰也

諭中書賑濟京城孤老

今春雨雪霏霏經旬不止嚴凝之氣切骨朕思昔居寒微時當此之際衣單食薄甚是艱辛此時居九重衣貂裘覺寒若是其京城孤老又不知何以度日爾中書下

府尹令各三等給鹽以十觔為上如敕施行毋稽

勞河南府守戍陸齡

西崤函東虎牢龍門襟其前黄河帶其後四險固其守彊不言可知矣然卿戍此地勿以四險為必然晝當勤率軍於屯所夜則慎守城隍身心雖勞必終世而無患可為全人矣敕至嚴號令遠小人䙜君子勿敵下人功

諭太師李善長敕

爾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昔當擾攘挈家草莽倉皇奔走

顧命之不暇時朕帥師東入滁陽爾迎道以從事待以腹心用如手足朕無上智於爾爾或小疵置之不問遂成名世之英才無乃朕忘相從之久乎非也朕報功之誠惟人神共知今卿年邁故精力之為可期不審為何同小吏而枉功臣而乃黃昏定擬詭語符同朝奏此非臣下之當為傳不云乎人臣無將況國有定律奏對不實者杖以心欺誑者斬卿謀欺誑法當斬首然行賞有誓爾當三免極刑今無患矣止削祿一千四百石爾其

聽之克謹後誠庶有嘉貞故兹敕諭

又

昔者人臣修身潔己静性存公確言行之相孚端表裏之如一然後匡君未善以治生民未聞符同小吏構詞飾非惟以欺誑及至事覺意在捨身受責恃頑強巧而面對無知此豈智人之所為朕若懷猜篤疑思古姦頑之不善務要防微杜漸爾何生焉前本降敕釋爾所犯為爾冥頑復加若是今聞認已之非為朕憫相從之久

思姻親之重枉法以恕爾其懷之故茲敕諭

勞江陰侯吳良

昔者朕與羣雄爭命卿藩東鄙既而往戍高深城隍沃野開闢當是時朕用事於荆楚樂無東顧之憂遂滅荆楚之妖雖諸將効力於西卿保東藩為重終首尾内姦無出外姦無入可謂智矣天下平卿爵侯封乃朕報功也前者第七子榑封為齊王特與卿結姻就命卿如齊肇造宫殿今將新年遣人賜酒禮以勞齊王幼而無知

亦也尊人行禮若體之歡心則英豪之氣暢矣故茲敕

諭

勞致仕承旨宋濂

卿多積德以致高壽康寧雖居致仕戀闕之心甚切不

畏嚴寒年必斯時而至特賜日用故茲敕諭

諭翰林修撰劉泰

朕聞孔子之論孝也親在遊必有方斯可謂孝矣其人

子之道仲尼明之朕昨與卿暇遊東苑與之語詢及尊

長者屬之幾卿對昔之族屬甚廣因兵大減親戚杳然猶存卿與老母老母方今八十有奇除卿外别無侍養見居淄川卿云至此朕心有警吁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今雖君天下育萬民二親已逝恨不生全得奉温凊夢寐於心戚戚卿母年邁云無他養豈不動孝者之情因是敕卿自意若欲奉來就養或棄職往侍皆從所由勿拘故兹敕諭

命太醫院官代職

醫善七表八裏及觀聽而診視者尤不如時運之亨泰病者之命堅若禦輕疾而捍浮疲則醫之善也民知醫之妙也或醫之運蹇縱是輕疾亦不能愈也必待他醫而方瘥審斯醫者病者安得不有數焉然或有回生者亦不可知蓋出乎尋常之外則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前院判郝志才醫行濠梁時朕病篤其郝志才針以調其氣藥以理其中以當時言之不過回一微命耳今則君命也此果醫者能耶朕命堅耶不然彼醫與朕必合乎

天理而有是焉故職醫官數年今壽高筋力不能自强特敕子代令其致仕未幾院使葛景山院判鄭德亦以年邁皆以子代然官於位者以三年為滿今葛景山職上官十餘年矣今以子居左判而代其職其郝志才之子陞院使鄭以子襲其位其劉李雖勞已深正居壯年弗代餘有老醫林陳者未有深功年雖有壽弗代中書吏部如敕奉行

命道士祭嶽鎮海瀆

嶽鎮海瀆之祀今年秋報之禮特命爾敎仙人等詣神所在奠以牲醴祝帛爾其一乃心志必欲神交汝往欽哉

命使齎帛祭歷代先聖

朕惟歷代先聖立綱陳紀相繼為君朕制祀禮已有常規今秋在邇特遣爾奏差某等體朕至意齎帛各詣陵所命有司涓潔致祭汝往欽哉

命中書召李思迪

前丹徒知縣李思迪爲牧守縣治而乃不仁死於非命者而縱兇惡法司究其由而無贓私一謂迂所悞一謂貪吏之所侮無干償命之條而當失入之法杖貶炎方已數年矣中書差人特敕召還職國學以訓生徒使終天年如敕毋怠

命中書禮部訪求卜士

昔在列聖之時羣賢濟濟皆耳聰目明日究方寸惟治世安民閱册之所載覩歲月之所行甚哉以勤之所以

以公之所以終日乾乾履道不息無不及也凡興民之利除民之害雖耳聰目明下愚有所不及猶謂恐之而且見疑斯所以聖賢亦不自恃其能特設無上之誠幽通鬼神決興息以福民書不云乎七稽疑擇建立斯用卜筮者也斯所以欽天畏地意在幽通而默相之凡其所以用天理者也朕當大位秉斯卜筮以決惑疑爾中書禮部行諸布政使司廣訪多求至朝驗用故兹敕諭

問中書禮部慢占城入貢敕

九月二十五日午時直門内使報占城國王所進象馬至於承天門合無發付何該朕聞知甚難容輔弼者且朕居中國撫四夷若夷有誠從者必以禮待之若肆侮者必異處之前者爪哇非禮所以貢物不以禮受但拘收而已使者囚之其占城來貢甚誠王非侮我行人方物既至則當陳設晨朝以禮而進今不令使者進獻為何宰相之職出納朕命禮接百僚今以重事視為泛常豈不法所難容特勑爾等自思果何理道哉

又

勑問中書禮部必欲罪有所歸古有犯法者犯者當之此私罪也今中書禮部皆理道出納要所九月二十五日有慢占城入貢事問及省部互相推調朕不聰明罪無歸著所以囚省部槩窮緣由若罪果有所歸則罪其罪者仍前推調未得釋免

廢丞相汪廣洋

勑諭怠政坐視廢興丞相汪朝宗雖相從之久初務事

軍中凡有問則頗言是非不問則是非默然不舉旣入臺省疊至兩番公政不謀民瘼不問坐居省臺終歲未聞出視興造役民處所工之巨微茫然無知有問無答奉祀諸神所在畧不究心自居大宰之位並無點督之勤公事浩繁惟從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數十年來進退人才並無一名可紀終歲安享大祿昔命助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正其惡自當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前與楊憲同署於中書憲恣姦惡萬狀

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為也君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其興利除害莫知所為以此觀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如此肆侮法所難容差人追斬其首以示柔姦爾本實非愚士特賜敕以刑之爾自舒心而量已以歸冥冥故茲敕諭

召前按察副使劉崧職禮部侍郎

姦臣弄法肆志跳梁擬卿違制之責遁者權姦發露人各伏誅卿來朕命官禮部侍郎故茲敕諭

召山西左參政倪斯職吏部尚書

保身固位無補於君者甚非良臣卿前朝之名家今事於朕已有年矣於事未見剛明邇來露其過若欲究之慮恐可惜特赦爾過取任吏部尚書馳驛前來毋稽故茲敕諭

命戶部定俸祿

稽古建官署知等第其於品級次序自漢以上未聞有是所以漢官之制以食祿列等差其品之禮始於魏唐

因之以辨服色禄之重輕亦法品賜食之朕觀古之無品也則以禄為式是尚質也惟魏之定品是尚文也其於文質之道雖華朴之有殊亦模範之可經守之不紊履之不煩令也仕官惟賢食禄法品勒石昭示命户曹司之毋紊輕重之條依期而給與之斯至公之良哉故兹勑諭

賜翰林編修張美和致仕

朕觀古之至賢之士修巳行仁以為時君之用否則獨

善其身而終天年或爾著書立言傳之永久以訓愚頑斯若是者雖不顯於當時而光於後載以其德重而意純故不磨也爾美和歷多難而無易從篤先聖先賢之至善斯非泛泛之可比愚下之可知云何盖昔元綱之方弛英雄角力於江右他非至智者朝東趨而暮西就殺身者衆尚全者寡方今在學職師者羣然適來命有故者京師弗居許以自實不旬日間各言因由者甚廣朕命弗留十去八九獨卿侍朕左右日與同遊正欲詢

閲古今典禮以沃朕心然觀其所以終是年高不能自强何以見之因首步同童不忍任之以周旋以卿歸老然卿去此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全於善解者罕之今卿始也良終也善不亦美乎

賜吏部尚書劉崧等致仕

君子之生也莫不由父善良而母淑德専慈愛以訓成已而壯矣則志於四方若或時運之應期致君垂拱利濟羣生斯一仲尼之道其先賢者豈獨名於千古卿等

學問過人善備剸繁治劇之能今各年高或富智盛者正宜助朕措安奈何昔新造之初綱維紊亂誤罹憲責邇者人神有變朕於寢食不安命卿致仕於戲克己消慾君子道長匿禍含冤小人罪甚卿等去朝必坦懷而端志故茲敕諭

命王珪職翰林典籍

昔者哲王善由賢出智由能生所以禮賢待儒正欲論道經邦前者御史吳興宗以爾王珪學問優長德行兼

備内外如一朕允所奏差人詣舍以禮來朝珪今至斯年已六十有八比呂望之興周未老較之公孫弘助漢正壯然朕觀珪之精力若與之同遊論道登眺佳景遊目騁懷則決不能同往若職以翰林典籍坐院中有宣則至或問則答是其宜也珪職雖小朕命東宫賜坐閒中講道悉爾丹衷沃我儲嗣於斯可乎果如朕命汝往欽哉

命御史審決罪囚

西風墜露肅氣當權凋宜其所凋榮宜其所榮斯二儀之常經亘古今而不爽未嘗倒置者也今以爾監察御史某出巡審視以決棄市者爾慎法凋榮毋獲罪於人神故茲敕諭

又

風搖木落露結將霜斯化機之權由此而當時故所以顯榮枯應節候孰物能背是理而久長者乎必當理而承候棄市者決焉今命爾某於某處審實干憲章者爾

慎法天時則陰隲焉汝往欽哉

勞致仕營田使馮世熊敕

卿州里長者本鎮鄉人昔於擾攘之秋孰知天命何如所以無知者異志或從張或他往斯人輩雖皆鄉里意不我從皆已滅矣當是時惟卿與單夏胡四翁獨不棄鄉里之寒微挺身合意率衆來從朕甚嘉焉嘗聞福壽康寧邇者忽聞微疾未知痊愈否特遣內使勞爾羊酒爲成務貴妃以報生前之恩卿其樂之永爲多福故茲

敕諭

命羣儒議建言事敕

昨忽聞沙門上言自云為教門事朕弗許而因禁之少時開書視之實為本等宗門所以言僧多不奉教污處同俗況僧寺田糧役重特上干朝堂意在免僧寺道觀稅糧差役有此無知令左右究其所以是僧昔職運司典史而上言朕欲進人言擢為縣收而乃不循軌度居徒役遇宥而歸其人志不力田業不商賈窘於鄉里於

是乎去鬚髮作沙門所以特與僧便因是朕責之且本僧昔役運司而不能清煮海之課過擢爲縣牧旣不詢民瘼而干憲章僥倖過宥觀斯情況補朕之功甚少蠹政害民之心如淵泉焉今收入禁何如處之請決

諭王本等職四輔官

朕觀上古君臣必正直無私心同氣合方乃上恱天心下忻地祇致海嶽效靈於是乎經邦論道永安社稷利濟生民臣亦昌焉朕本寒微遇天更元運偶與諸雄並

驅逢多難遇深艱率英俊自中土渡江東來造基於是
君天下子庶民十有三年朝無輔佐良臣以致道乖政
靡弗獲太平於是訪近臣而求士得爾諸儒來朝朕欲
洗心滌慮與賢者志同永安寰宇今將旬有餘日彼情
難知丹衷無究若或用之儻心懷異志無利濟之誠則
昊天昭鑒加以禍淫又何救焉故勅爾羣儒等若果心
無異志誠可會神與朕同遊以安天下故兹勅諭

又

昔有莘耕者為政社稷永安傅巖之野者在朝君仁民康斯二賢疊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一然朕政未施訪近臣而求士召爾王本等來朝命為四輔之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必欲均調四時德合人天卿等慎之同安盛世故茲制諭

又

卿等受斯重任朕與卿等民生繫焉可不重乎且卿等

昨爲庶民今輔朕以掌民命出類拔萃以顯父母豈不
天人交慶於戲慎哉二儀之敬事理無乖心常格神言
常履道故兹再諭想宜知悉

諭四輔官王本母陪祭敕

祀神之道非會人也古法刑喪不預禡旗之祭在適卿
極刑毋列班

問斷事官敕

五常之道重莫重於君臣父子然而夫婦之道猶爲甚

馬迺來闕中漢中民人告失妻於妻家數告有司不理其夫親捕姦夫今有司止將姦夫作私茶爲由解赴京師不以畧人妻女爲重朕特命爾理今不見來聞果何謫馬敕至晚朝來奏

命方常職御史敕

朕聞昔人懷才滿腹抱道衷盈一時志不能伸致是窘於衣食困於羇旅一遇君者用之竭忠報効務公無私終世不忘其恩特致君𤰞仁於海内固爲賢者矣爾方

常自云窘於生理來朝今命爾為守院御史出納一道之務深察幽微敷奏毋隱

諭祭酒樂韶鳳敕

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焉所以歷代以之而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為不重故哲王必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樂韶鳳承是師範闡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之工不但稱此職任甚有補於朕政若此必後賢之濟濟焉汝往欽哉

諭國學師徒

古今賢能首以學為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二事既行則善名於兩間矣然以今言之則學有先後人有靈愚所以曩之學者為今之所習者師惟師者模範其志竭胸中之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毫釐以訓所習者未聞物不一於規矩而如式人不律師教而良能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教之者矣若師隱知晦善罔盡師理則罪怒人神若學者非究心嘗書

必欲至知而後已又將艱爲人於世者也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禮學必盡學者之誠教後否此責有歸焉所以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真誠三者備矣奚愚頑者耶昔仲尼入周廟閱西階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斯所以戒慎妄言者如或理道之詞未嘗拘禁今去古既遠失其所傳反以此而助姦愚愚愈覺修道之教不明也且以李思迪馬懿言之職當諄諄切切而訓者也而乖理縱非果誠相信乎斯不但非理

而又甚不知忠義而報人者也日召同遊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其時忽有言使朕得聞嘉言善行不亦樂乎而乃非有所問終日緘默有時遣侍東宫暫游時刻朕欲彼時發先聖之幽德以資後嗣及其至所在亦緘默不語但瞠目視之而已或傍有言書者則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所言以荅畢後未嘗效誠補其未知者也此深其所學祕其所操耶抑持其所能務獨善其身耶其懷姦伏詐朕所不知因是故敕師徒必達操持之所

以然良能矣

諭幼儒敕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朕於暇中觀幼儒權官人皆空度光陰畧不見志出於羣者且諸人年俱未滿三十所讀之書不解旨義其於字也少知運用束手閤目一日一日而已嗚呼惜哉孰不知光陰不待人之逆也所以自幼漸壯自壯漸老自老漸衰自衰至於歿終無立行名身之道而乃同於常民耳可不嗟乎於是命內官給紙

筆令其各日進先儒古文一章特以習熟期將來之善作或四書一章使詣前而講以觀利鈍導迪理道也明日人皆以文書來進其文多韓柳書皆孔孟朕聽觀之間展轉艱悶其幼儒多尋行數墨者有之粗知大意者有之細察尋行數墨者豈不同於愚夫者也其粗知大意不究其精者是同於無志也何以見益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之文無益也而幼學却乃將至且智人於世動以規模則爲世之用非規模於人而遺之於世亦

何益哉其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構亭於馮退山之巔朝夕妨務而逸樂斯逸樂也見之於柳子讚美也其文既讚美於亭此其所以無益也夫土木之工興也非勞人而弗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柳子之文畧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却乃詠亭之美乃曰因山之高為基無雕椽斵棟五彩圖梁以青山為屏障斯雖無益文尚有實其於白雲為藩籬此果虛耶實耶縱使山之勢突然而倚天峀然而插淵橫亘其南北落魄其

東西巖深谷迥翠疑之色繽紛朝鶯啼而暮猿嘯水潺潺而洞白雲嵐光雜爍旭日飛霞果真仙之幻化衣紫雲之衣著赤霞之裳超出塵外不過一身而已又於民何有之哉何利之哉其於柳子之文見焉退山之茅亭是為無益也其幼儒無知空踰日月甚謂不可戒之哉戒之哉

諭羣臣務公去私

朕觀孟子對尚志所謂志者謂人處世同民隨羣逐隊

斯常民也故超出之所以超出者去諸不善而行衆所善然而尚為尋常之善若於志所由來必為無上之善斯乃志之盡矣所以古重務本而去逐末漢令商賈技藝不衣錦繡乘馬特存斯貴以重有志君子也朕自即位以來十有二年設官分職各務所司終未見人但見身受重名懷私在職或忘理衆務心在貪商或賄賂公行不知身名之重俸祿之優以致殺身書不云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斯聖人授心法之要賢人惘愚頑特紀

冊以教後人至今頑者不行愚者不悟雖有聰明者怠無尚志泯於崇功廣業愚頑每被殺身古人之尚志在務功名匡君之政濟人利物今之人不然惟在怠尚志務易利專速達此所以人心也啓之末嘗善行之必殁身以其利之易厚不知害也道之說日行月紀終身不忘兼善之德務欲超出建崇功累廣業行斯數事身名世家厚禄其德似溥其達似遲斯小人之見若是也昔聖人以爲無上之道故行之是以孟子專尚志小人難

之今之官吏有不才者巧以舞文姦以弄法紊亂條章是致身不名世家不豐榮歿身而後已其立心尚志有何艱哉故茲勑諭

諭舉到人材

天之所以命人主者為蒸民之重所以命者命其必治者也若以天人量之則天道遠人事邇以此言之天何命人主者不貳其命而能成之何也此所以天道幽微下察無遺其神妙鑒觀必非一朝夕而辨是非也今朕

非材承上天之命法古之道統育黔黎宵晝自思人心之險姦頑者衆數制弗改將焉奈何故敕有司訪貞士授之以官使職守所在為民加福何期授官任事者忘修福民之德務在循私殘害其民當犯之日殊古制法縱之以寛若非生成志人君子其學道慕賢者莫不從而肆欲以由之所以謹法如古犯者律如條章然雖如是其作聰明之徒及愚蠢之輩終莫可禁此令諭之不明耶抑實有司所舉之不當耶邇者中原江西各布政

司皆以貞士至期已有日矣朕不暇親問特敕問之彼貞士人皆庶民歲受官役朝廷得失有司利病莫不周知若既知朝廷得失有司利病朕授爾以官當匡朕之失去有司之病則彼爲官非賢者誰諸貞士聽之永其志而職焉爲朕福民乃受命之利也

諭戀闕臣僚敕

朕聞古之爲士者志在匡君濟民立身揚名崇父母彰祖宗必欲爲世之傑者也然亘古至於宋元若此者書

載不多但見不才者衆其於忠孝者甚寡可見今古得人為難若或得人為易其識人尤難朕自開國以來九有之邑篤遵列聖之所稽罔敢更置其設官分職損益不同代代有之朕前數年間敕諸有司訪求民間俊秀入學教養以備將來其有司如敕連年貢到民人子弟出入不等約計千人自洪武八年間朕覩年長者許出學擢行歷事幼者考課作養至洪武十三年春丞相胡惟庸謀逆事覺朕親閱諸生命齋丹符出驗四方取勘

事蹟至三月將終驗先歸者何如驗間內有多詐不誠
者甚廣因是黜選欲將俊秀聰敏者職於近侍年長者
職於部臺及其黜選之際人各以故來陳內有真故十
去其六七有等無志之士非故而托故又一二而往朕
靜坐忽思若是驀然興歎不覺出於丹衷自以謂空眼
畧無至志之士少頃衆中有數人身心戀闕意不忍行
故歸告朕仍復原職侍朕左右甞聞古有賢士忠不舍
君意不欲離雖死不忘所以謂之忠也有等誤遭責災

君不能釋其忠臣之志也猶不嗟怨正所謂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者也古之佳貞之士有若是耶今朕千數人中得此數人非上天之將欲備輔嗣君者何因是有感夜卧不寐由去留而發焉特加賞勞以表戀闕忠誠也

諭儀禮司序班等尚志敕

昔老聃職周朝專紀事歷年甚久所以量寛智大由乎目事之多驗是非之廣未幾周政不綱度關西遊尹喜

異之留著書五千言所言皆鑑人君諸侯之失自著書之後雖云西往實莫知所之言傳至今語奇句奥智哉設使老聃生於周盛之時君若信而用之其臯䕫稷契無乃與之並乎朕所以引老聃而言者云何為方今為士者無覲光之志無出羣之心故為之言也且目前微職者居儀禮任行人或優游度日或汹湧從時暮歸而寢朝朝如之若有志者觀朝廷大宴羣然列坐上公者誰其汹湧奔趨而奉事者誰所以愚者頑然不知朕觀

若是不能無憾也若此之輩賢能由何而出假使有志者奮志覲列坐者若是豈不自云登樓之道吾已得矣在誠心一往耳其道者官階十八吾居八級焉樓之道有級履最下焉不患不登樓患中級而旋令登級者不少中級而旋者甚廣朕忽述此為無志者云耳若或發此志者於事弗能於心不公徒然有志化為虛名今愚頑者多舍身而偽為無舍身而為國家何以見且舍身偽為者心貪行狡命且不顧何有國家而為民者皆舍

身以從事無偽為無家憂為其衣食足揚父母身榮家貴耳以其舍身舍身之道非死之謂也惟在公而已晝夜恐事弗周慮身弗立憂君未仁此其所以忘其身而慮君民者也僉曰即今微職者有人焉朕不覺笑而謂曰行人奉命而往所在惟賄是從序班之任朝錯暮差互相頡頏一班行尚常多謬他事安能善耶故未輕選待彼出羣用之豈不善乎

諭各處巡檢

朕設廵檢扼要道驗關津必士民之樂業致商旅之無艱然雖法古之良能未經點督今特差人詣所在諭以廵防有道譏察多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靖所司役滿來朝朕必嘉焉故兹敕諭

諭天下有司

前者姦臣亂法事覺伏誅初將以爲中書御史臺朕用非人是致上干五星紊度下戾地氣而節候乖常既以明彰法律掃除姦臣想天下諸師有職掌者必人各精

審其事與朕共致昇平安黔黎樂雍熙於市鄉故於二月初一日發丹符出驗四方令有司將連年秋夏稅糧課程從實具陳無隱以奏目來聞不以文繁敕諭分明必各各職掌者以忠誠來聞去逾月而使者歸有司官間有發忠義之心者即以排年總目來奏以致歡動朕之衷情其餘各各有司皆以舞文弄法窺探朝政不將自洪武初逝年諸色錢糧歲歲開收之數報來故犯憲章今再差人各抵所在務要縣不通州州不通府府不

通布政司即將自洪武某年本郡入籍當年直至洪武十二年諸名項錢糧金銀疋帛盡數報來當該佐貳官首領官各一員吏一名與齎符者一同赴京面奏仍着落本邑鄉村耆宿舉力士年當二十四五者二名前來充校尉若新官到任毋習前非如敕奉行

諭出使人員敕

敕爾出使既如所在毋枉賢良毋美惡人新官方任導以從實勿習前非若舊官在職務要督責分明若有虛

詐買免從實回奏爾若凌辱新官者斬能察舊官非者驗有實跡而乃賞焉汝往欽哉

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

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級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雖有巨微皆稱曰國所以動止首以祀戎為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奉該祀之神其餘人事又何懼焉葢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麄俗者居官亦不訪於賢是

故事多非爲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者居官必訪於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事業昌矣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滅者鮮矣近者溧水縣官爲祀事缺鹿醢以牛醢代之被人所言禮部奏云凡祭品缺者曾許以他物代之今溧水有鹿可求而在官者不能用心御史按實各當其罪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人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耶令令天下有司凡四時祭祀之物若在典故境

内所產及商人貨而有之者務備不許有缺若境内不產及商人無販賣者從缺毋代爾禮部遍告諸司如敕

諭御史

朕設察院職英俊祿忠良以為耳目之寄今御史設員既多必定一員守院内則承號令發布於四方納四方之來文以達朕聽特分道十二專十二人掌之以知事之首尾凡欽奉鞫審事理與同本道諸御史詳問明白奏朕結絶若本道御史有差當自為果斷毋得因循不

決以招後愆

命應天府諭鍾山僧敕

且佛之爲教也善其大也溥被生死仲尼有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可謂能人矣云何大覺金仙又讃之以能仁以其不繩頑而頑化美善而善光其行苦而不苦其心素而弗素雖儔雪嶺之狐燈侶白晝之單影目星見性超出塵淪復有人天之說四十九秋其演也妙備載大藏未嘗有許逋逃於廷致愆於水

火者也况昔禪祇樹千二百五十人從逋逃者未聞仲尼有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今僧佃逃未審節用而致然耶抑愛人而有此耶若非此而有此則府謂僧云當自善來若論以如律恐傷佛性如敕奉行

諭善世禪師班的達敕

禪師自西而來朝夕慕道務在濟人利物朕觀禪師之立志也努力甚堅其歲月之行也甚深故得諸方施供

善者頂禮惡者歡心前者東達滄海而禮補陀旋錫錢塘而覲禪天目西遊盧嶽中國之名山遂禪師之意已達復來京師駐錫鍾山之陽曰禪巖穴禪師之所以去中仰觀俯察志在神游八極惟神天昭鑒邇者朕建陵山前聞禪師欲徙禪他往被無知者所惑乃曰非旨不前是致躊躇朕今敕禪師凡欲所向毋自猜疑當飛錫而進錫止而禪樂自然之天地快清淨之神䰟豈不道成也哉

諭故真人張正常嗣子宇初敕

昔之能名名於海內始漢至今所以不泯者葢為禦災捍患之妙功達於君利及於民故有不泯者為此也邇聞服制且終當正教中之首率徒以修符至一來朕當諭爾爾其不貳其心則上下格矣

明太祖文集卷七